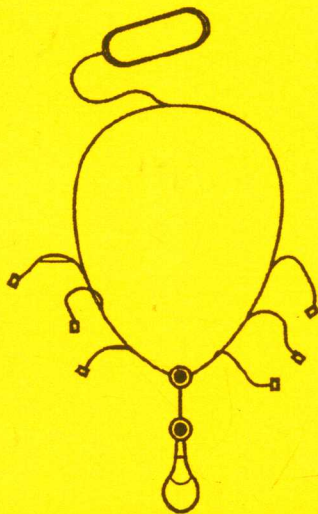




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  
李砚祖 主编 张黎 执行主编

BRENDA LAUREL

# Design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



[美] 布伦达·劳雷尔 编著  
陈红玉 译

## 设计研究 方法与视角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

李砚祖 主编 张黎 执行主编

BRENDA LAUREL

# Design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

[美] 布伦达·劳雷尔 编著  
陈红玉 译

## 设计研究

### 方法与视角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设计研究:方法与视角 / (美) 布伦达·劳雷尔编  
著; 陈红玉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580-4542-4

I. ①设… II. ①布… ②陈… III. ①艺术—设计—  
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1925 号

DESIGN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BRENDA LAUREL

© 200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MI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6-060 号

责任编辑 韩 冰  
责任监印 朱晓燕  
生 嫒

书 名 设计研究:方法与视角  
编 著 [美]布伦达·劳雷尔  
译 者 陈红玉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39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80-4542-4  
定 价 90.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79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布伦达·劳雷尔 (Brenda Laurel)，美国加利福尼亚帕萨迪娜设计学院艺术中心的媒介设计研究生项目领头人。她是紫色月亮 (Purple Moon) 这一项目的合伙创建人。她的著作还有《电脑剧场》(Addison-Wesley, 1991) 和《乌托邦企业》(MIT Press, 2001) 等。

## 译者简介

陈红玉，清华大学设计学博士，当前任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职称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专家顾问，北京文化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编务负责人。

## 内容简介

设计研究：方法与视角是布伦达·劳雷尔所描述的主题，旨在让设计师去“实现和直接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设计研究模型有助于设计师去考察群体、形式及其设计过程，而这在设计学院的多样化课程设置中却常常被忽视，这些方法可以让设计师更有想法，使他们的工作更有意义。

这本著作的写作目的是向设计师介绍各种的设计方法和途径，这些方法和途径可以用来催生设计，就像理念在某个时候产生一样，我们要让设计师知道什么是设计方法，以及何时有效地去使用和利用它们。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

主 编 李砚祖

执行主编 张 黎

项目总监 方立松

## 出版说明

---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前言：设计圈

---

彼得·罗内菲尔德(Peter Lunenfeld)

今天,设计将超越范畴而成为一种类别。在万维网上查询“设计”这个词,可以搜索出近亿个网站(这个数据是“上帝”这个词的两倍,是“性”这个词的一半)。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用“古腾堡星系(Gutenberg Galaxy)”来描述书籍印刷对人类文化的影响(麦克卢汉,1962)。天文学家将星系划分为不同的圈子,而我们人类,则都生活在一个圈子—设计圈中。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在广阔的设计圈中大展拳脚。正因为此,《设计研究》这本书才显得不可或缺。主编布伦达·劳雷尔收录了一些文章,案例分析,以及新兴观点,体现了设计圈的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这是一本开放性的书,因为单一的研究方法不能造就多样化的当代设计。这本书讨论的是诸多的市场和中介、客户和用户、方法和工具。

设计自身存在太多的界定,难以对其下定论。设计是什么?伟大的美国现代主义者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这样描述道:“设计是对要素进行计划安排,以实现某个特殊目的。”这一描述将设计定义为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这里的问题主要界定为市场领域方面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一种关于“个体”设计的探索,这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构成了挑战,也引起了关于“设计是一个小写的d”与“设计是一个大写的D”之间的争论,争论包括方方面面,从艺术和设计的边界问题,到建筑和雕塑等。最近,瑟奇·伽恩(Serges Gagon)指出设计是“关于技术的文化挪用”,这一点激起人们对于设计研究调查的兴趣。

在设计圈中,关于设计思维的界定方法,比如多元主义与意外新发现,这都在设计研究的理念范围之内。设计研究能够证实理论,践行理

论,继而丰富理论。设计研究创造了一个可以编制理论的地带,实践让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充实。设计研究可以促进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良性沟通,它减少了对话之间的猜测和批评。设计研究以一种创新的方法,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不是仅仅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设计研究既不是天然的好的事物,也不是天然的坏的事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设计是中立的。显然,设计研究将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适时的市场调研分析有利无弊,一旦设计研究发展了自身的方法论,其参与者将推进一个领域的发展。正如这本书所说明的,设计研究的空间就像作家的图书馆或者厨师的厨房一样,它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者市场营销人员的电话银行。

在重新界定设计过程时,本书并不只是关注独立的对象,而是聚焦整体的系统。各类设计师常常叹息他们只是被当作形式创造者,设计师只是某种伪职业而已,其作用也仅限于让边角更加光滑一些,改造一下调色板,或者是让医学使用更加容易一些。其实,除了产品自身的“纯粹形式”和产品的环环相扣的系统之外,设计师还对产品的显示、支持系统、限制、外表等,做出了恰当且难以估量的贡献。投入设计研究是做设计事业的先决条件,《设计研究》有助于建立利益公正分享的机制 256 洛克, 168 瑞亚。

设计史上已经有许多对设计研究的定义,以及对其方法论的阐述。从 20 世纪 20 年代包豪斯的纳吉(Moholy-Nagy),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所著的《为人的设计》,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皇家艺术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ayling)。从最近的研究来看,弗莱界定了设计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型:设计理论研究、设计项目研究和设计成果研究。设计理论研究从传统、历史以及美学

这三个角度分析艺术与设计。设计项目研究则以项目为基础,包括了材料研究和开发。设计成果研究是最难界定的,其目的是创造新的物体和系统,从而证明理论的可行性。

这本书从四个主要方面来阐述设计研究的定义与方法论:“人”“形式”“过程”和“行为”。设计过程中的研究有着其特别的重要性,包括关于艺术和设计的传统历史与美学研究,这一重要性不能被过于夸大。在《设计研究》这本书中,对这一形势进行探索的文章集中在“过程”这一章节中,对方法的探索则集中在“人”和“形式”这些章节中。“形式”和“过程”这两章以项目为基础探索了材料研究和研发。“行为”这一章节则是一种概要性的分类,处理对人、形式和过程的理解和设计知识的应用与激活实践。

在过去的20年里,数字技术影响了设计学科,因而我们需要对设计研究进行新的分类。计算机作为专业设计师的辅助工具,推动了新兴风格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自诩为设计师。不幸的是,数字化民主并没有很好地进入设计领域的讨论之中。要想将设计研究融入设计实践,需要了解早年设计师们的方法和路径,他们可以在服务和合作之间进行对话和转换,跨越新的领域或者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就像查尔斯·伊姆斯那样。

在对新的设计工具的大肆宣传下(从 Hypercard 到 Director 再到 Flash,一直到今天的其他形式,未来将发布的等,以及技术的陈词滥调),同时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批评,现在是时候重新面对关于深度设计与形式主义之间争论的了。但是,应当探讨此类问题的相关人士缺少历史和美学知识,无法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其所从事的工作。例如,他们对工业设计师雷蒙德·罗维(Raymond Loewy)的伟大之处一无所

知,也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设计实践和历史状况。雷蒙德·罗维认为设计师的角色在于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调和人们对新技术的关系,无论是流线型汽车还是流线型烤面包机。速度这一理念也自然体现在一些真实的速度表征之上。这里,我们并不是不遗余力捍卫雷蒙德·罗维的立场,不过,这一说法使得新技术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讨论更为有趣。至于如何理解法兰克福(Frankfurt)学校的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为什么会去谴责功能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西奥多·阿多诺面临着处理现代主义抽象派艺术在设计中的问题:无聊的创造和无人性的居住空间。这里,将历史的争论与我们的讨论联系起来可能有点牵强,但是这种联系是有用的。重要的是,在非学院派环境的讨论中,这一关于创造历史、理论和批评是可行的。

另外一条在“行为”中确定设计研究的途径是将设计当作研究过程。“设计作为研究”将利用其自身的媒介来进行调查研究,远远超越之前的市场调研理念和禁区。“设计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更灵活、更宽泛,这对于处理多元主义所界定的方面和意外新发现将是必要的。“设计作为研究”是一项理性的实践,但也是允许情感在其动力和才智之中存在的。思维和感觉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形态是开放性的,这将为设计师一直回避的安全解决方案问题提供一条道路。最起码,设计研究将我们从再创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最好的情况是,生动的研究方法可以降低设计师进入“职业状态”之后倦怠感。设计师常常会成为系统分析的变色龙,这样便能够在他人的生活、工作和需求中悄然出入。如果他们努力工作,有好奇心,也比较幸运的话(是的,至少这样),设计师会发现自身将持续生活在一个对象、客户、梦想与噩梦交织的不断变换的情境之中。

实际上,设计研究将更加促进生产,带来有用的和更好的产品。但是,假如给我们以不同数据或者预测,设计研究将产生一种内在的批判性,这一批判针对的是生产问题、触觉问题,以及相反的结果。设计研究能够成为一条摆脱美丽制造/功能制造的惯用办法。设计研究有助于职业人从年轻人的唯我论中走出来——在为自己和朋友进行设计中总会出现的问题。而且设计研究的过程中能有许多新发现,从而获得客户的信任,使其不受自身智识的局限性,有勇气接受改变。▶ 107 伯迪克,▶ 97 克里斯普。

基于设计研究的世界实践,给我们影响最深的是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雷姆·库哈斯因其设计和出版的设计研究成果而获得世界广泛的声誉,他的研究很具有挑战性。从《疯狂纽约:曼哈顿反动宣言》(1978)到《哈佛设计学院购物手册》(2002),前者是关于视觉设计师布鲁斯·莫(Bruce Mau)的集子。雷姆·库哈斯一直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设计研究:第一,了解每一个建筑项目在其环境所承担的角色;第二,开发建筑自身的系统;第三,以多变的方法来宣传设计研究和建筑自身。我曾经看过雷姆·库哈斯如何对全球化大都市的建筑发展进化进行分析。他在左边放上墨卡托地图西半球,欧亚大陆在中间,澳大利亚在右侧,雷姆·库哈斯开始一个一个说出世界主要货币名称,从左到右分别是美元、欧元、日元。这是对西方地图的逆转认知,接着他将亚洲放在左边,欧洲在中间,美国在右边,这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货币全景图:日元、欧元、美元,或者就像雷姆·库哈斯所说的“世界YES”。

如果我们将“世界YES”全景图当作设计研究,但现在很明显,“设计作为研究”跟我们所说的科学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果设计研

究更具备科学性,在座的与会者将更加没有疑问。当然了,设计研究和科学研究在某些时候也有交集——尤其在材料研究和数据分析方面——但是它们恰恰常常是偏离的。科学方法是建立在试错和再现的基础之上:我们做了一个科学的实验,在不同的地方以同样的条件来做,这一实验结果则是其他地方做同样实验的科学家所必须承认的。这是“常规”的科学方法论,是实验室每天日常生活的例行安排。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在其整个职业生涯很难有划时代的发现。不过,对于设计研究来说,试错和再现没有那么重要。许多时候,设计需要紧扣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公众和市场的共鸣和反馈。对于设计研究而言,同一个“解决方案”在不同的环境或者市场下可能一点用也没有,或者整个有可能被看成外在的

▶ 002 爱尔兰,

▶ 369 舒特。

经过比较,纯粹研究和实用研究也得以区分。我们倾向于将纯粹研究与诸如物理和数学的科学领域联系在一起,而将实用研究与工程学科联系在一起。设计和工程学科曾长期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设计研究中,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功能是实用的一种形式,而不属于纯粹研究(这常常是美术实践的呼声),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21世纪,研究发展历程的线性描述,属于一条去中心化的路线,而不是一个主要根基的分支,并不像海滨边的水塘或土壤中花生的根茎一样。正如信息数据的狂暴激增一样,我们也正在探索研究如何成为其研究自身问题的方法。研究模型既是设计问题,也是其自身的解决方案。

设计圈中的这一循环变革与近期的一种呼声正好不期而遇,这就要求我们不要盲目沉迷在IT(信息技术)中,这样我们可以尝试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ITCP空间(信息技术和创造实践)中去。设计研究能够

引领因计算机而改变的技术模型的方法。设计研究是 ITCP 生产制造的关键部分,这可以实现从人机交互技术向人道计算机交互技术的模式转换。更重要的是,提升我们同机器的交互界面,这是设计研究对于提升我们相互之间、社区、文化和民主的潜在贡献。设计不仅服务于商业需求,也服务于我们为了达成更美好社会、政府、教育和环境等目标的决心与努力。

如何利用设计圈的力量和吸引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或者说更加智能)呢?学过设计史的都知道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事实上,现代主义设计的主要原则是其参与者应该能够成为复杂信息的疏通者和精炼者,这些信息就是大众的社会、美学与科学系统,因而也对知识和民主领域有所贡献。我想起 20 世纪 20 年代维也纳设计师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的通用同形像统计图,还有建筑师为了创造更好的“居住机器”的愿望。包豪斯设计师的这种乌托邦式的激情,还有这一领域的其他现代主义者,他们一度被可口可乐运动和汽车形式主义的不良影响所迷惑,但是或许在电子图像制作和矢量世界建筑的这样一个时代又会再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就是我的期望,是关于行为过程中设计研究的典范。正如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 Xerox)首席科学家约翰·希利·布朗(Jhon Seely Brown)曾经对我说过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不够的,我们要的是理论、实践和目标一起”。

研究有助于我们欣赏设计自身的智慧,而不只是独享设计的魅力(也让我们牢记从根本上而言魅力与法则都有其奇妙之处)。生产和配送网络的递增,使人们认识到上传与下载同样重要 349 戴默, 197 多纳休。为了推动研究的进行,看似无利可图的调研仍然是极其需要



的。正如这本书的作者们所宣称的,设计研究的先驱者们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容易之路。当前与伦理相关的必须要强调的是设计研究的底线问题,一定要确信我们正在做的这么多的设计研究是对艺术、科学和民主有贡献的。